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秋澗集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程樹藩

秋澗集卷三十四

元　王惲　撰

七言絶句 附六言三五七言

讀漢武帝外事

汾水西風岱頂柴侈辭稱自馬遷開誰知留謗千年後還向班生筆底來

瀟颯神飈下寢園玉衣晨舉馬嘶煙不容夢語加明譴

應是千金漢相賢
白髮劉郎一帝巫老方服食悟前圖首言要格君心安
萬古鄒卿一大儒
太一蓬仙杳不聞龍輿三駕海東雲明知求訪終無驗
才悟文成又少君
羸傑而顛武黷兵較來遺跡不多爭内園甘分秋風裏
流血爭教到市氓
鷁艦龍旗照水開昆明都試想雄才眼中不惜肌膏盡

博得西南拘[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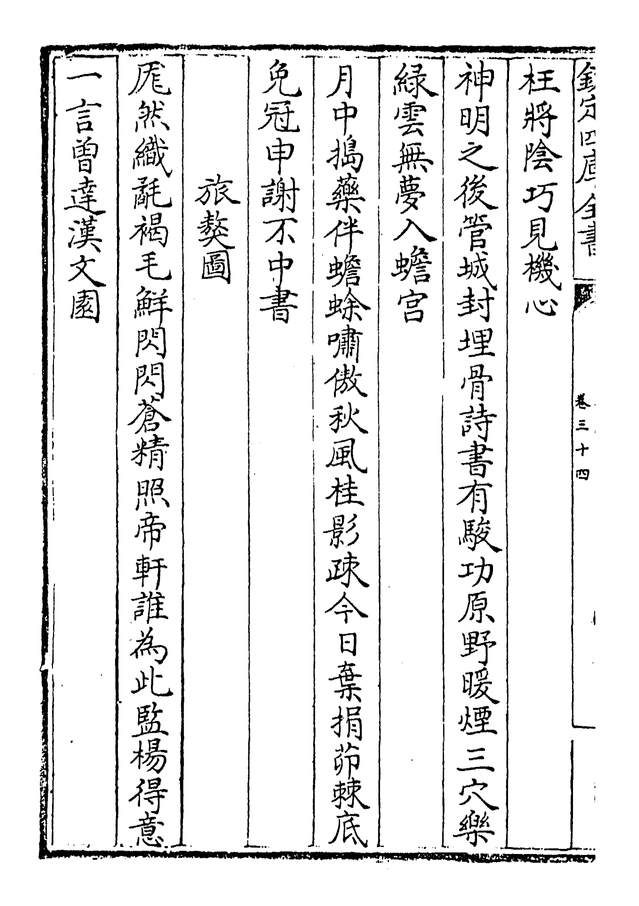
畫獵南山夜不歸白龍幾中豫且危論功正有高皇帝不為諸孫濟所私

二喬觀史圖

二喬絕艷煽江東一札龍韜閲未終多是周郎傳報捷華容燒虜夜來空

劉永年棘兔

周身有衛無牙角出没中林草棘深幸自得沾閒静處



枉將陰巧見機心

神明之後管城封埋骨詩書有駿功原野暖煙三穴樂

緑雲無夢入蟾宫

月中搗藥伴蟾蜍嘯傲秋風桂影踈今日棄捐茆棘底

免冠申謝不中書

旅獒圖

尨然織氄褐毛鮮閃閃蒼精照帝軒誰為此監楊得意

一言曾達漢文園

何人刺繡旅獒圖慘淡風煙較獵餘不寶珍奇安遠邇

至今人味名公書

風雪藍關圖

天威不遠雷霆迅雪擁藍關惜自傷不似老坡南竄夜

一天風露縱浮航

兇鋒笑折王庭湊赤手嬰鱗笑憲皇可惜堂堂忠義氣

枉將衰朽託吾湘

庚子歲門帖子

庭驚爆竹驅儺鬼門掩春風貼畫雞戀闕丹心老猶在夢中來趁玉班齊

庚子元日即事

春融官閣梅仍好暖透牆陰雪盡消長記紫宸朝退後洋洋猶説太師韶

覔酒正月三日皆風色陰寒

門外風霾障日昏地爐吹火發春温牀頭説有青藤醸好遣麻姑送一樽

敬甫英豪葢代聞三年幸得作比隣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青瓶有幾人時以佳酒貯青瓶來貺

題文殊院壁

吳僧久住文殊院千里東歸未有涯十二通衢春雪滿又攜藜杖去誰家

跋梁中憲無盡藏手卷四首

人物風流晉永和一樽觴詠百年歌邇來水檻中台宴更比當時樂事多

長橋春露濕吟鞋共警時思怵惕懷只為一終天理在晩香何有百花崖

鍾皷山林窮勝事衣冠韋杜似樊川一門顯允稱多士野老猶能說定年

馬頭旌斾八騶行劒佩鏘鏘尹洛京特就房山嵓畔月百花潭水濯冠纓

海岸古木圖

古木蟠蟉欝有華輪囷奇崛欲誰誇何年海藏龍宫使

推出秋風八月槎

題蕭齋詩卷

生如泥塑程明道笑比河清孝肅公一字名齋見操守儼然思有古人風

外自形骸内自心敬恭交養理尤深用功不必求他說細讀西山夜氣箴

再題梁氏無盡藏

月白風清世不知園林鐘鼓想當時萱堂此日南陔樂

又見肩輿拜慶詩

洹水郎山雨露春江山如畫見横陳世臣喬木千年事

長配先生德日新

吳郡張總管代輸民租手卷

吳郡張侯潤屋餘歲供民賦濟貧居二十四考中書令

此樂融融未必如

庚子歲冬與僧印相對見其頎瘦戲作一詩相

贈

雲在青天水在瓶禪關終日不曾扃莫疑磨衲松形瘦午夜吹燈唱佛經

又題遠僧定禪

東林法第隱峨嵋風雨中途避樹枝于刼塵緣終共盡枉將公案詫神奇

題王國祥適安齋詩卷

神光仰面湓流東睡起東窗日已紅適意有詩樽有酒曉堂休訝草堂空

斷崖烟隔回通駕山鳥山花樂亦佳一夜山靈來軟脚盡分空翠濕吟鞋

起居有道遭之安況復山人已考槃辛苦東曹馬觀復簿書燈火五更寒

兊鋒北折恒山逆鰐暴南移窟宅空天地此身無定在適安何侶一盤中

馬卿來索適齋詩終歲思歸未得歸羨殺昌黎盤谷叙山林長往最知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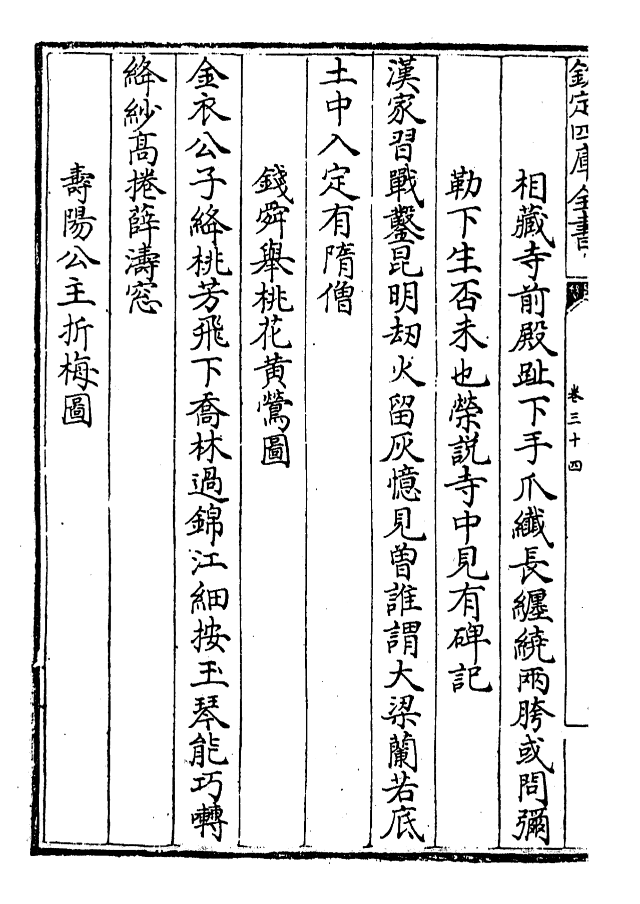
呈德昌郎中

太平朝野足娱歡漢日舒長省府閒前日景陽臺上讌一堂絲竹兩東山

江山大筆硬盤空跨海歸來不自雄紅藥滿堦春露濕看君給事大明宫

沉沉宫漏出華遲曉日雲龍簇仗齊前日彤庭青瑣客只今騎馬欲鷄栖

蘭陽僧榮說昔聞汴河得入定隋僧令移葬寶



相藏寺前殿趾下手爪纖長纏繞兩膀或問彌勒下生否未也榮説寺中見有碑記

漢家習戰鑿昆明刼火留灰憶見曾誰謂大梁蘭若底土中入定有隋僧

錢舜舉桃花黃鶯圖

金衣公子絳桃芳飛下喬林過錦江細按玉琴能巧轉絳紗高捲薛濤窻

壽陽公主折梅圖

滿庭梅影媚春陽粉萼封香散麝囊折得一枝春在手

含章宮閣鬭新粧

寶檐幺鳳探芳叢攪蘂飛翻入卧中一自粉痕輕拂散

腊香吹滿壽陽宮

題武教授峨嵋山谿堂圖

野水林塘淡欲秋日長繒繳在沙頭故山咫尺峨嵋外

未擬因人作遠遊

張金吾慎獨堂

赤丸下語飛電如徼巡雄猛張金吾能于不覩不聞際一妄纔生制得無

中和堂

草隨風偃理之常況是京師首善鄉閒說開元天子聖羽林多半授經郎

慶壽東西二橋

慶壽精藍丈室前松[illegible]盈庭景氣蕭爽嘗引流水瀰鳴其間東西梁貫以通往來今水堙橋廢止存二石

屏上刻飛渡橋飛虹橋六字筆力遒婉勢若飛動有王
禮部無競風格寺中相傳昔金道陵筆也主僧西雲
安公喜作詩通書學以無礙妙辯現當機應身軒露
頭角價重統堂緬懷遺跡修讓珍惜屬秋澗翁作詩
讚嘆傳示後來謹賦二絶奉答雅意秋澗王惲和南
花木禪房逕竊通卧波曾覩未雩龍摩挲一片西山石
依舊宸奎照碧松
飛渡飛虹總舊名玉淵無復繞松棚偶投静境便僧話

指顧瑤鐫説道陵

半山石詩

一拳山骨動溪神小字金書爽醉魂竊吹瀊中非我事約公同賞謝家墩

王公精舍定林居蔣廟相過恰半途不意半山亭下路溪光一夕照吾廬

農里嘆并序

至元廿八年秋九月檢視水災趙之東偏自平丘至

劉村渡凡一十一處因老農問答集為十絕句庶以見農家有終歲作苦卒至于無成者可哀也哉作農里嘆其辭曰

今歲馮夷勢蹇驕漫流西岸不知遥枯槎聚沫猶然在時見田間擁樹腰

汶水南來接北濟兩河會合泛田廬官來檢驗承尊重所望申圓早得除

寧晉東南舊馬頭今年秋稼被災稠至今田畯揚旌處

猶作長河水漫流

漲痕到處盡翻耕隴畝縱橫宿麥青馬首野人爭說似

肯教欺昧老提刑

溥有田疇在遠坰近村減掩不能耕今年已損秋禾了

庶望來年麥有成

野漲平田一漫蒼只緣溝澮失隄防田廬相近初無礙

賴有莊東白草岡

馳傳東來相水灾並河村分盡俱該莫疑詢訪多謄復

切恐文移不細開
每年秋漲賴橫堤水縱漫堤尚害微近為鹿城偷堰破
放教潦流到柴扉
每歲災傷走吏曹何當南陌到東臯正緣事重人微甚
特遣官來慰爾勞
穀穗虛穰草色爊湔前堆積漫如囷一餐到口還無濟
辛苦田間力稼人
火雲六月旱如災嘉穀方苗大水來老特瘦來無可飼

放教河底齒枯荄

辛苦農民尚可哀况遭今歲水為災得除與否渾閒事最喜分司檢踏來

責備

利為人後責居先子細評來不若偏鄭重左山親有語天心責備最相憐

相鄉懷古

整整唐旗向日開賊兵來陣亦雄哉膽寒已落銀刀手

不待騎河百戰來

泜水

倚空趙壁漢旗殷虓䝊南隨逝水寒自是炎劉方爾熾

不應儒將貴成安

題趙總尹書堂

趙氏諸郎玉不如籯金雖貴樂三餘朝來放眼芸香閣

信有人間未見書

河内許生希顏愿而有立志于在褱國問學者

月餘及其行也求一言為訓故書此以貽之

筮仕常深未信懷孔門惟有漆雕開治平果得真知理青紫何愁俯拾來

題陳居士歸真谷圖三首

林下山間本寂寥只緣久動思漁樵君看白首爭名者擾擾依前满市朝

桂樹巖幽謾見招風煙圖畫儘高標一從五柳歸來後此事人間久寂寥

舉世誰能未老閒風煙空對畫圖間應憐心遠陳居士
杖屨西山夢往還

松林秋月

萬壑松聲月色開夜深清景湛靈臺放懷不為樽中醁
坐聽蒼髯說法來

題劉道濟所藏石屏

石中乃有此奇文來策臨池障壘勲絶似雞鳴南下望
桑乾東捲入寒雲

過寧晉北陳村題陳節齋故居草廬壁

皎皎丹心與義俱要須身外更無餘截然不負平生志依舊陳村一草廬

生死分岐又六年野煙行入北陳阡不煩更聽山陽笛老淚臨風已泫然

過後趙右侯張賓墓

自擬籌兵借筯倫品量何必果誰親風雲慘淡龍蛇裏獨識將軍亦可人

一劒横談動世龍掃除河朔晉為空運歸曾不論夷夏
乾没并門坐𪫧功
勒遇光皇並駕先右侯端有子房賢一時瀟洒君臣契
虎視鷹揚豈偶然

鉅鹿懷古 冡宇記平鄉秦鉅鹿也項王解趙圍于此

鐵鎖秦圍一戰開羣雄稽顙拜平臺君王邂逅東城敗
驕氣須知自此來
趙圍纔解已亾秦六合雲風霸業新逆取不思須順守

區區空抱婦人仁

沙丘懷古

一從奇貨落韋機秦自莊襄統已非大寶前依王命論牛當馬後一何微

鴻壁投來讖已真沙丘臺下位宮臣事機說到還元處造物于中天戲人

時苗墓　苗䰠人官壽春滿留犢褱宇記云墓在平鄉縣東北二十里至今二村以時南時北為稱

典郡風流若可稱當官明允復氷清來時孤犢歸遺犢

却恐存心似近名

笑却青鳧取大錢去留黄犢縣門邊就中處置人情近

似覺山陰守更賢

苦熱

炎官人虐不容安背汗翻漿厭午餐遥憶百門山下水

玻璃盆面萬珠寒

沙丘懷古

六國平夷甚虎狼擬從一世到無疆誰期五十餘年後
生處元來是死鄉
擬就靈仙不死期翠華拂面事皆非須知一把亡羊火
望望驪山待汝歸
萬靈訶護到東巡一死沙丘等棄焚不直鮑車曾貝惡
蕡陽宮事儘腥聞 蕡如字花名玉蕡 四月開見廣韻
陌上行人去不還眼中豺虎滿朝班齊雲樓下陂陀血
紅比龍袍色更殷 右讀唐昭宗紀

東就梁營怨重岐傾危何處託茗枝日斜袖搭欄干曲花滿春宫去住時

讀明皇雜事

梧桐葉上雨聲繁絶似花奴羯鼓番不待迫遷西内後上皇當此已消魂

讀肅宗雜事

凄凉南内廢晨昏興慶宫官不一存進藥失嘗蒙大惡肅宗當以弑君論

擁憐愛子遽聞言天理中還帝法然龍德本非乾健體不應良娣健而顓

廣中早發

武道亭西望沛陽趣裝猶是四程强夜來一雨杈炎傘借得長途兩日凉

贈擒虎張侯第三子飛卿

射虎聲雄發五豝三郎閒損玉梢花雍容詩禮相逢處不信風姿是將家

大學淵源在六經振振儀鷺儘充庭君看萬字長沙策不到詩家月露形

黄巾墓

洶洶黄妖聚一呼棘矜元是力耕夫人心莫作平常看易動難安最可虞

再過隆平

我欲臨流濯鬢埃沙鷗橋畔莫驚猜亭亭一點隆平塔半歳還成兩度來

銅馬祠

古鹿城西野廟新戰勲猶説馬將軍甲光千丈雲臺畫只有荒烟對夕曛

昭慶陵

紫雲仙李隴西宗又向隆平見祖宫陵寢栢城俱掃盡石麒麟鬛動秋風

過唐山望禱帝堯祠

光宅宫庭歲祀新壤歌猶是昔時民遥祈一句龍泓水

痛與山前洗旱塵

讀李斯傳

常笑秦斯訴已忠豈知身墮趙機中沙丘不負先王託

雖死猶能保霸功

盧處道處覔書

米家詩畫滿江船月貫長虹夜色鮮欲識廣收多蓄意

北歸分賜到諸賢

題塗水老人趙君瑛詩卷

豪傑并門自昔聞儻來軒冕等浮雲瀟然獨老琴書樂
塗水看來只趙君

老鶴昂藏不受羈九皋心與野雲期翩翩不墜中郎業
又向詩書得蔡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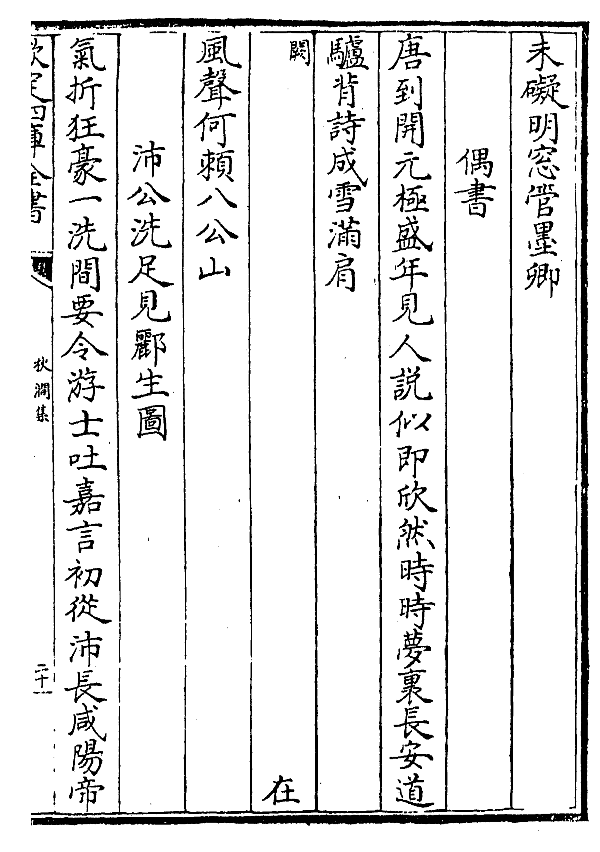
廣武君李左車墓

廣武籌兵見未形規模儘敵漢威靈天其不奪成安魄
赤幟何由下井陘

早發銅梁

旱損濟南二十城蠶沙充食葉爲羮朝來夢覺梁門驛
幾處坊場聽鼓聲
春宮元日口號
日融欄檻猊金麗春滿松廊鶴禁深四海謳歌皇子壽
一年得拜老臣心
色目依班向殿趨入門一字並青蒲侍臣直上牙牀啟
拜畢分觴當大酺
獸樽人立遠傳臚軋軋聲來啟左樞玉馬抱犛當殿過

一時肅拜不聞呼
沉沉蘭殿鬱穹窿一點前星現半空事事看來臣分裏
中單奚取絳紗紅
暖烟宫殿歲華新入賀東朝異紫宸內外百官皆便服
紫衣獨見海東臣
三薰來獻野人芹不請芻荛得上聞銀研柘弓非所覬
庶憑春鐸振斯文
朝拜歸來户晝扃小齋孤坐喜春晴太平儻許斯文致



未礙明窓管墨卿

偶書

唐到開元極盛年見人説似即欣然時時夢裏長安道
驢背詩成雪滿肩

闕

在
風聲何賴八公山

沛公洗足見酈生圖

氣折狂豪一洗間要令游士吐嘉言初從沛長咸陽帝

此術施來第幾番

哆然洗腆孰為賔中隱炎劉四百春一說便能延上客

君王肯效婦人仁

包總綿區細故捐未妨揮洗酈生前一嚬一笑非無謂

不似高皇氣馭權

落魄高陽一酒徒畧除邊幅展雄圖桓門堅忍須臾去

長為東山出此模

布褐昂藏七尺身不容空老酒壚春風雲慘淡龍蛇際

首識隆顏亦可人

書壬午歲十二月廿二日夢中所見

青山隱隱水悠悠鶴盖前頭列火篝江閣連延三十里停輈看處古昇州

孫陽相馬圖 龍眠筆

昭王墓老秋蕪合虞坂人歸暮靄蒼屈産何嘗無駿足世間能有幾孫陽

渭橋迎代王圖 龍眠筆

古人作事洞胚胎畫到龍眠見大材勘破丹青揮灑意

英宗還自濮陽來

李臨城挽章

桂香坊裏推時雋爆竹聲中見孝心人道臧孫今有後

惜教含笑九原深

榮歸亭

策勲自合畫麒麟佚老榮歸帝里春開卷賦詩還自笑

滿纓塵土向時人

身外功名敝屣輕一亭歸卧有餘榮分明昨夜南山獵夢裏弦驚裂石聲

再題胡烈婦殺虎圖

丈夫不作屠龍舉健婦能成刺虎威試看五行參運化二陰何盛一陽微

耽耽哆口摧天去死地求生有若人寸鐵竟能伸義烈大臣當國合横身

古稱政猛苛于虎揃暴除殘惜壯圖蹀血兩坊真義俠

袖鎚揮處幾於莵

汗它全用倀鬼事

皮骨皆為吻虎䏁鬼幽曽不悟當初棘林夜黒相逢處

猶恐倀倀泣有餘

石鼎聯句圖

衡山何物老彌明氣壓侯劉震震驚笑向半空盤硬語

火爐頭上把降旌

海上游談接大顛鼎邊聯句託軒轅不須苦泥中間事

二者看來總大言

渭橋辭謁圖

閃閃鑾輿擁大弧八方臣妾效嵩呼君王莫以來同喜

衛霍功成萬骨枯

周文矩畫金步揺宫人圖

螭玉珠華兩翅排髻髙雙鳳拂雲來玉笙合就新翻曲

恰值碧桃花正開

雪中同郡僚遊達活泉

訟牒聽餘事未圓日長誰辦枕書眠出門偶作閒人計

踏雪來觀達活泉

淵碧澄泓一畝池勝遊都在郡城西潛蛟免致騰雲潤

歲歲分香入稻畦取東坡夏壠餅餌香之例也

雪窗無寐

夜深雪晃客窓明更比西樓月色清老大看書無眼力

偃然倚枕數寒更

早秋夜坐

候蟲唧唧掩荆扉落索瓜蔞滿敗籬凉氣已隨新鴈至

小齋燈火便相宜

飲醞圖

一勺儘調鼎味三升鼻吸誠難翁不去為卿相何人禁

此辛酸

江南道

閩越自方千里冥冥海角天涯野竹疎梅沙路江邊到

處人家

早起效三五七字格

東方明清風發白露下無聲步久寒侵襪撫楹歌罷酒微醒月明滿地蘆花雪

秋澗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秋澗集卷三十五

元　王惲　撰

書

上世祖皇帝論政事書

臣近蒙禮部符承中書省劄該憲臺欽奉聖旨名臣惲馳傳赴闕庭者臣惲伏自欽承明命夙夜祇懼不知所為意者憲臺過舉俾備顧問庶有所發明因自忖量國

家之事日有萬幾非愚下所能識然臣自中元迄于今日久叨仕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輙敢以時務所宜先者數事昧死上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為長世不拔之本欽惟皇帝陛下聖文神武以有為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䇿撫馭區宇民數遠邁漢唐其所守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勵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勵講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曉然知

其法之所以宜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始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肅司州郡之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漸為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

頒為新法或有不通未行盡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擬議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甚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别貴賤法天道而立人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輿馬屋廬皆有恒制至于庶人僕妾其禁尤嚴惟在君人者制節謹度率先化下為務何則上之動静為人勞逸之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貧之源可不鑒哉欽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躬

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紵衣而貴紬繒去金飾而樸鞍屨至衣服等物銷織鍍呀之類一切禁止以奉行漸遠不無弛緩今也臣民衣飾踰于公侯婦女衣著等物貴賤以致聘財過于卿相男女不能婚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踴而貴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巨室之家親屬奴隷衣飾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寧不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奪大行禁止使民志定而不少僭越

用既有度物自豐饒恐亦實楮幣殺物價之一端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財足周一世之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入何啻倍蓰而每歲經費終不阜贍者豈以事勝于財過有所費故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除饗宗廟供乘輿給邊備賞戰功捄荒歲外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撿括一切省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食足氣充以政則取以戰則勝

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于民故用雖多而取不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强國也昔日金世宗諸王有以不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騃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

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禄不輕以付人曰賢曰材乃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之理也惟其磨礪轡馭之權世主操于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舉日漸疎濶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稍重者因考其素即授崇品激之建功立事因是駕馭英雄大權苟非其人

不無叨竊不安之懼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帯相印然止行見職曾無分省實權五曰議廉司以屬庶官臣聞古之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惰不振之氣若作于心而害于政茍非以德振起必須度時宜本人情齊之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不勞而衆事舉今州郡之官品流殽雜既無選舉甄别止循常資紛紛藉藉聚散于吏部例得一官鮮不因循茍且以歲月養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維新之政

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公卿缺則表之以觀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唐則召七品官以上集于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禄為勸爵禄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使歲相望于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懾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阜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寛使

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聽從者奸弊之萌潛滋而復興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寛固自國家美政然分别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寛恤昔者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為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止于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録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恥臣愚

謂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禄憲網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采百倍有登攬澄清之望矣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慕縣令經歷為重縣令迺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為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

舉止與所保者資歷相應果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許令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如唐制釐務出二百日者是也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識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此庶立功而寡過矣獻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北至平定諒為不易凡所隸附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即以調省調官賄而每放行省注擬尤為濫雜侵漁掊克慘于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為名仰賴天

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停革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其見職委有聲迹者使之内遷亦激勸一法盖自漢唐五代以迄于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内設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名儒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舉皆虛名畧無實效以致非常之才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若無可稱恩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為不若開設選

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選號歷代取士正科將相之才皆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貪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之也臣謂不然盖科舉之設本以覈實學而收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國論治道備大用也豈不愈于學校徒設汗漫而無所成乎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

取充省雜終場舉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員班祗閤門等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史令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勢須及此所習既凡聞見亦寡欲望明刑政識大體務清無革難矣臣愚以謂為今之計莫若將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餬其口然

後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吏權察非爲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縱之竊而責以何盜之爲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靜可謂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熙熙翕然有拭目太平之望兹盖皇帝陛下屏去奸惡保合太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之效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爲政之道政貴均一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國家且自破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盖四

舉其將著中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拋下上戶其能有幾皆貧難下戶而軍興百色所須皆何供辦江南甫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斂侵漁不法又將軍站閃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戶其逃亡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是靠損其小戶困苦不較可知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戶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

日求生活有儲無儋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分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十一年簽充到軍役者都是近户不計當時起遣已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有悮臨時調不均之弊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共約八十餘萬今倉廩久空起運具存甚非朝廷救荒恤民本意天朝常平法歳豐增價以糴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歳荒則減價以糶之故民倚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

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葢低昂
權在有司兼併利無專擅故也若復實常平倘遇凶歉
出糶三二千石榖價自平楮幣亦復加重且免賑濟破
用軍國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
臣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賣爵贖罪
引種和糴未免弊困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田為古
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元和七年李
絳言天德振武今豐州等處左右良田約四千八百頃收粟

四十萬斛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玆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又近歳山後流移户多將見拋地土時暫借令營屯亦是一法冨弼曾言此事及檢括冐占仍招募願户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强果為國盡心有為能臣重與檢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力仍將逐南一切

置屯見間户數併徙邊防以捄一時此急於治外之意也十二日恤撫畧以撫已有臣常聞老子以恬淡為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以天理當然為言非徒設也欽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丕天之功接千嵗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者安務廣德者强畜今之勢譬猶蓄牧大家川量谷計數已殷富正在牧圉擇人芻豢得所而已如此則牛羊

茁壯日蕃而無耗不然罔恤見有又務多得將見復求者未獲則已有者㿝而耗之可不惜哉伏願陛下息逺畧撫已有以恬淡為心以在得為戒頤養聖壽配天無極此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四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不出三萬里之内餘則混淪旁礴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陛下憲天體道裁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何慮哉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

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强勝為戒我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没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孽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舉如征大理雲南渡鄂渚平内難討賊壇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高麗問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邊郡困乏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奸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嗷嗷日趨于困臣常讀中元以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為念棄捐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為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寛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躬體玄默順養聖壽與天無極以初元之心為心以恬淡之慮為慮為民祈天禱命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

回衰眷易乖戾而為和平變荒歉而為豐稔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義既衰故日趨于薄一法出則衆奸作一令下則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為之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為務如孝行有復役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淑慝忠臣義士歲有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户曉然終無分

寸之效者徒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謂風化之行莫若國家先以四教為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以安之信以行之何為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飫以養其心何為義輕徭薄賦取斂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為禮上下有分無妄侵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為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前政者謂僧格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為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

遲偏詖有不可救藥至于今為厲者如逋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軍人有已閒未閒者民出祇應不蒙撥降反覆償其不應民辦和買雖蒙官還曾何敷其元價杖刑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閒悉被其戮辱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也哉而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有悚然廉恥之心而忠厚後敦之以禮讓謹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冠婚喪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吏匡直輔翼之于上

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伏見近者立行院四處葢欲養兵力分省權而免横役然不可多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號令不相統一至合而征苟進涉險難不肯併力一向以趨成功況江嶺阻隔動輙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兵則曰我已降于彼比緣知會已殺掠而去如向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我逐而出境即睨而不視其在福

建復逐而出境亦坐而不問以至朝廷專差重臣會三道之兵總統于上才方勦絶臣故曰不可多立者縁此也雖止設一院于江州地既酌中號令四出復命皇子震統于上使跨有江淮遥制兵勢夫何衝而不折何令之不一哉誠為簡便十六曰絶交貢以示曠度夫邊方小國外示臣屬内實覬望我以誠往彼輒譎來何則恃其險僻昧夫天理而懐苟且假息之念故也非修文以來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今交趾漢數郡之地耳數年

之間雖貢奉伻來終未稽顙闕下款輸誠赤今年淅一犀象明年獻翠具若干是皆我物藉為已有調書詞延歲月而已此最不可信者昔漢文帝却千里馬詔郡國勿令來獻而越王尉佗曾未幾何怨艾自新去號北面終其身内屬正以德禮懷柔然爾臣愚以謂彼之交貢自今宜辭而無受則我之所得者有三不賓遠物示以曠度一也觧介之屬叵測淺架不知我之虛實彼用自絶使私計内窮二也又使駭夫天子明見照萬里之外

畏天事大之心庶有以自省其曲直所在三也刺竹欒弩緩則津行奸詐急則曲盡服從伏乞下公卿而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至淺近然當陛下無忌諱之時遠被罷召無一言補報緘默旅退豈惟自棄大負朝廷虛求之心顧臣庸愚何足重輕萬一片言而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訑訑而來皆為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惶昧死再拜謹言

上御史臺書

至元五年十月日前翰林修撰王惲言盖聞御史周官也其職掌贊書受法令秦漢以來乃副貳丞相任耳目司察之寄唐制二臺左以糾朝政右以繩郡縣職非不要責非不重也至于天下之大奸郡國之大豪時務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京官之迭居内外郡吏之歴事臧否莫不劾視按問以之定功罪而權賞罰不待稽覆證左會有失實而抵坐之也是以天下之人惴惴焉凛凛焉惟恐有毫髪詿誤風聞疑佀名絓憲章至于顛越不恭

者盖千百一人而已故朝廷清而萬事咸理遠近一正而奸邪屏跡矣我國家列聖相承重熙累洽奄宅區夏垂六十年迨聖天子登極典憲日新百度具舉于是建臺司置僚屬盖將示公道抑澆私折奸萌救内重之弊也切惟風憲條目古今一致也强宗豪右田宅踰制凌弱暴寡二千石刻損政令不恤疑獄倍公向私侵漁百姓苟阿所愛蔽賢寵頑通行貨賂選署不平此漢六條之制也唐之目四十有四今不具見雖繁簡不同以近

事故之或有可詳若聽覽未克衮職有闕彌縫匡救之者不敢後也中書政本機務所出整肅糾繩之者不可闕也官或備員未得其人擢任薦升之者不可寛也綜劾之權内外惟一强禦巽懦之際不可異也大臣當任責也反循嘿而無所建明小臣當奉職也或僭越覬覦徼倖而至於臣門如市請謁公行名器大權假授失當學校久廢以為非所急而起青衿之譏賢材在下以為不必用而興白駒之嘆選部無法徇情故而害至公鄉

慝賊德亂朱紫而敗俗化守令不職怨讟交興刑罰失衷手足無措胥吏舞文而亂紀羣小告訐以成風服色僭越尊卑無章工技淫巧文靡日盡將帥狃于掊克而邊防弛上下習于垢亂而積弊深若是者皆國家之急務臺諫所當亟言而不可後者也今聖天子體國子民度越百代大經良法志在必行然以今觀之臺憲一司整綱頓紀所以肅清內外其可不申明大體姑務毛辛細事茍以塞詔命而已耶然未易有以一二言者試以

其事之切于今者明之凡臺之所糾擿者皆百官有司踰于法之外者也今承積弊之後法制未完品式未具官無定資人無定分數年以來抵法冒禁者人人皆是也舉一而遺其九是九者幸免其一者雖置于理亦未能服其心也何則蓋其罪均而刑殊罹于法者少漏於綱者多也若欲人人而劾之内自京畿外及州郡極刑之間圜土之内將不勝其繁者矣異日法之不行二者必居一于此古者大弊之後必有更始之制然後法得

以行莫敢犯故能洗舊染之汚而成維新之化果克若斯善之善者也其或不然當舉其大而遺其細大者伏其罪而小者慄矣若張綱之埋輪陽城之伏閤貴戚斂手若鮑中丞金吾膽落如温御史如是則吾之法行矣今中外大小百司于未立法制已前其奸贓不發者不可以枚舉此朝廷有識之士所共知共見者也制立之後有畏罪懼法改而奉公為能吏矣亦有狃于故習未能盡革少有贓私而輕者矣極有怙奸自終長惡不悛

觸冒公禁無所忌憚姦私狼藉者矣所謂不能人人劾之者葢謂此也如能區别其類刋去其太甚者董勅懲艾其情輕者革心而奉公為能吏者宜皆褒異奬顯堅其自新之心如此則贓私者去矣雖然事猶有可慮者贓汚雖去内外闕員者必多而事有曠矣必欲備官而無曠于事其法有五曰科舉曰吏員曰門廕曰勞效曰選舉其四者前代遺法具在舉而行之則辦矣獨選舉之制舊例雖存擬之當今權宜節目固有不同今日選

舉之法子孫弟姪其材可備用者皆得預選所貢者賢
舉主當令内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不拘親故門下
及當以次旌擢所貢者不肖與減等致罰使不得進預
京官之例此五事既行付之吏部定為選格所謂去前
之惡收後之善承其乏備其曠使選舉有例品節有章
朝廷無可指之瑕不惟法制一定後世有所持循使天
下徼倖覬覦非望無行之徒將不革而自去矣今憲司
既建所當行者其目甚多然切于今者獨此五事為要

耳所謂一代之制綱舉而衆目張者矣伏惟二三賢執事天挺高明剛而不撓忠言讜論洞達政體毅然以大節任天下之重盖素所蓄積耳而復内貳鈞軸外領雄藩山立揚休坐鎮雅俗底柱障乎頹波風稜肅乎霜簡見諸行事上為聖天子所知非一朝一夕是可謂據得致之位又有可行之資者矣若惲也草茅一介遭遇明時違遠朝廷盖八年于兹雖越在草野乃心未嘗一日不在王室今復蒙被寵召拔起于泥塗之中犬馬之力

思所以報效而愧其孱弱不材然愚衷内激情有不能已者敢觸犯忌諱抒狂昧以獻冒瀆尊威不勝戰懼之至

上張右丞書

中統元年冬十一月朔布衣王惲謹齋沐頓首再拜致書于右轄相公閤下夫布衣窮悴之士混閭閻之下處嵓穴之間欲砥行立名非附驥尾而託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昔夷齊讓國之賢君也在彼則僻處海濵

在此則晦迹中國周武北伐二人相與叩馬而諫太公以義士扶而去之時人未之知也及宣父贊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故得名粲星斗望隆嵩華奮乎百世之上通乎千載之下其名日益彰矣此太史公所以感激而傳之也向非夫子表而出之吾知其寥寥寂寂西山一餓夫耳又焉能廉頑鄙而厲懦夫者哉惲衛人也生于窮巷之中長于蓬茨之下意廣才疏無所肖似徒以欲罷不能之心雪其窻螢其几蟫蠹書史自娛自

喻而已其于聖學之藴治國平天下之術懵不知也以故年近不惑而無成于一藝迹混常流而不登于士林傳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廢書長嘆傷歲月不我與也于是中夜興起徬徨四顧思得出大賢之門脫囊中之穎攀逸駕附驥尾固暱乎其後矣庶幾碌碌因人成事免夫湮滅無聞之恥方今聖賢在上治具畢張朝廷清明百度改正内都省而統宏綱外總司而平庶政雷厲風飛皇猷攸塞

因自謂曰彈貢禹之冠捧毛義之檄兹非其時乎遂乃
飑東魯之辟參賓僚之末席不暇煖而簡書之召已飛
馳于汶水之上矣伏自俟命以來倉皇失措不知所以
自通知于閣下尚頼往者知遇之故拜下風接清燕藉
乎尺書俯憐駑鈍以致翦拂顧盼俾之長鳴而増倍價
是遇知于閣下者佀不偶然矣伏惟閣下剛健文明練
達政體挾漢日則洗光咸池分蘭省則坐鎮俗雅忠結
主知學為世用承恩綸于夜半洞律管于天心而復闕

其經綸之業大有為于天下者不得不為閤下頌之昔房喬善斷而如晦失之以謨姚崇應變而宋璟守之以文四賢者雖所行不同同歸于正故相須以成俾無悔事今閤下極推讓規隨之度收清寧畫一之功誠漢室之蕭曹聖朝之房杜也然念朝廷日遠天下之事盡在中書中書之權實在二三執政令閤下繫國安危為世輕重進退百官號令天下所謂仕進之烟霄一世之龍門也尚何驥尾青雲之比擬哉天下之士欲掇青紫招

名聲者搶閣下而將安歸乎如惮之心非敢必其自逺方
而來以黔驢之技名聨仕版身造蘭臺投書宰相遂韓
愈早達之心擁帚侯門要覬勃見知之遇既閙達于諸
侯歸顯揚于閭里正以千里一召寵幸遇矣是則足以
挽布衣之賤刷無聞之恥而抱一壺千金之貴也尚何
富貴之心之有哉伏願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無疆之休與世共之而惮也處畎畆之中樂
堯舜之道辭編户之役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弊廬甘

考鼎之饘粥亦足以餬口而蔽風雨矣不然登西山而追伯夷之風游東魯而覲洙泗之教豈得不謂由烟霄而附青雲自閣下而攀驥尾顯名當時施于後世者哉觸犯尊威不勝惶恐之至

上元仲一書記書

正月十四日王惲頓首再拜白蓋聞居天下有二道焉出與處而已伏惟書記上人聰明特達居天下至静之中窮聖學大行之道積有年矣回視斯世若不足玩至

于或出或處安往而不可哉第所可惜者時也朝廷嚮明而治聖王順應而行圖回天功混一區宇網羅英俊片善俾舉彼聞風興起者雖山澤之芻蕘布衣之賤士思砥節礪行竭力悉智願仰副上之好賢樂善之實焉若曰薦舉不私用養得所其職在于賔師之賢遇知至上之人朝夕引翼一歸于正俾賢者進而不肖者退此天下重事而治亂之所繫也故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又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言世顯之士能如是

也嗚呼何君不聖何王不明必得聰明至靜之士見微知著臨事不惑斷于中而察于外夫然後可得非常之士而能建莫大之功當今之時可以與權者舍上人一二輩其孰舉哉若僕也蟫蠹書史兀坐窮年佔畢之外百事不解邇來二十有八年矣傳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僕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嘆息内增愧赧噫自治不勇而喋喋于左右者何哉蓋僕恨以荒踈無似不能卓然自表于世而上人遭際乃爾君臣

之義既不可廢今日之出可謂千載一時也伏惟書記上人藉有為之資秉可致之勢出則為王者之師處則不失高尚其事若僕所謂可惜者如是而已矣但未知生民幸不幸耳西狩尚遥想當遠去略布鄙懷惟上人其圖之惲載拜

檄李秀才士觀取淵明文集書

前六月五日嘿齋主人頓首白余家舊藏靖節文集一編蓋王掾濟川之所録也此本自入王氏不復備翻閱

有年矣今吾子所秘于篋者實出敝家所藏之舊本數欲一觀吾子愕然以無有力辭余且謂誠然而止夫何天牖其衷手足惧敗云此集我家實有之盖次兄手所録也不知吾子前日之拒之辭誠何心哉且靖節之詩正如清風明月四時何嘗闕焉既非秘異世得莫聞之詩一旦譸張自欺其心又欺其友抑不知吾子誠意之學尚友之義果安在哉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望吾子無以前日之辭為愧不致有抵壁投珠之

舉復恵然許諾以備舊好是吾黨中改過自新之友豈不快哉如其不然而存此心是吾子終絶于長者也吾且將長驅問罪以圖進取之計不知吾子將何所逃罪焉縱吾子限以學海峻以文府堅以詩壘整筆陣以前與吾義師抗正煩腰間之罰重射魯連之書也若曰堅守力盡乃降謝罪于轅門之下將唯命是聽俾介忠胄信之士干仁櫓義之師盡取所有稛載而歸以貽執事羞固非所願也惟吾子詳擇焉嘿齋主人頓首白

答周南樂書

惲再拜白來書承勉以割愛致壽為喻雅意甚佳然僕近六旬以來老病相仍百念灰冷何止此一事爾至云情之過差似未相悉也且老妻推自結髮迄今與相生活者四十餘年内助之力既勤孔多一旦訣去即漠然若無所係豈人情也哉故非夫人之慟有不期然而然者如足下所喻是耄嗟者既非鼓缶者為是恐三極之間人倫大致造端之理未易可輕也兼聖人埀世以近

情為貴靜念來章殆以無情者為高而不及者亦未為下也無乃泛應不相關之論哉此説一行又侶夫足下平日于吾老嫂處樂爾之懷絶貌然也其如諸餘何相顧偕老方以道業相規之不暇忽辱以風花為貺不幾以當悲而歌哀樂失所乎且風花之愛葢少年妄念不圖吾友老大尚未厭斅情之所鍾果多焉臨紙信筆不覺喋喋如此幸併為之一嘻也來索廳事題扁等書不恤拙惡勉為作去未申尚民社自愛憚再拜白

與子初中丞書　為喪子慰釋

惲再拜白聞吾友以季子之喪情之所鍾時雖易有未克遽已者竊恐重傷天和且緩勿藥之喜欲有陳慰以目疾故敢奉書以寓其説夫事機臨衆得所處為難憂患切身處之者尤不易也何則蓋驗吾平時存養定力為何如耳死喪固已大矣然有常有變父之于子以愛為主子之于父以顧養為先傷其愛莫逆于父送其子雖為戚僅朞畧無弗忍過隆之禮豈養老送終人子之

順事其或失養自天者豈惟不順是亦門庭之孽也往

年甯人程氏喪其佳兒程氏名知其子翰聰明有文卒時年二十哭而過市

匪朝伊夕竟以哀而戕其生識者譏之蓋以理哀之情

之正以事而哀則情之私也自今觀之使程氏不死其

子而所圖稱遂其後事蹉跌大有過于天閼之痛者向

使程知幾先見何有于事哀而殞其生者哉乃知禍福

倚伏未可以向謀而得一旦遽失輒以永傷為抱也古

之賢者為能以禮制心以義制事處乎中而無不及之

差然而哀之于情固為不細發欲中節聖不吾法吾何所擬哉昔伯魚之死宣父不以弗忍易事而徒以隆其喪有以見適于中而不敢越也然哭子淵從者曰子慟矣茲蓋痛其道無所屬也子者一已之至情道者天下後世之所公共也故于仲由發無已之責在子鯉有過甚之嘻又傳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古人當其無可奈何則安之念夫一身之重而以衆人之所視而慕者為慮其于私憂故有不遑專卹者

兼盛衰吉凶循環迭至吾之定力正在順受而已况氣之爲孽理之不順者哉嘗以子夏喪子哭而至失其明曾子數之以爲過後人鑒之以爲懲嗚呼聖門之徒猶未免溺于所愛矧其餘人哉要之能截然剛制納諸中而不失其正有以義割愛而已故延陵季子其子死于嬴博之間袒還三號掩坎而即去曰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也意者父子雖天性而修短亦命也觀其所處儉而有度哀而有節可謂達生死之變酌古今之宜適

恩義之中而存後世久遠之慮者矣故孔子嘆其合于禮而賢之此無他能以義制恩也今吾友沉潛剛克明理而達變修其身而齊其家刑于家而達于人者也僕尚何言然一身之重存養之功逆順之理適中之義尤當以延陵之心為心以西河之過為戒而為後來久遠之慮者乃所以望于閣下也惟高明亮之信筆為言不罪疎拙惲再拜白

謝張詹丞書

六月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王惲頓首再拜奉書于
詹丞相公閣下昔韓昌黎以聲光未白屢用文章投獻
知己若于汴則售董公時於徐則撼張公建封在朝廷
則取知于宰相度予嘗讀其書想其人何激揚奮發鋭
于進而希當世之用哉盖欲遇夫大人君子假其休光
餘烈以斯文効用將託于不朽故也惲猥厠士行役志
于簡編者有年于玆緣技之癢時吐辭自喜亦欲効用
于世受知于大人君子之門且驗夫平日勉行之素徘

徊四顧曾不能遂其知遇之願者亦有年矣側聞閤下以明亮之姿操特達之用推賢薦士持衆美効于上以端官府之望孜孜焉惟恐片善或遺一士之伥伥而去也切自喜幸今重華繼明羣彦周列兹非求知効用之時邪故奉書上進斷不自疑意承閤下不以愚疏見鄙周旋備至俾峩冠而前顒對麈仗致有西池非常之遇豈惟身都顯異抑為吾道中外之光其知遇之幸何董張裴晉公之倫可得而比儗者哉自是而後足跡踵于

門牆者數矣未嘗不顧眄翦拂使之增華當時葵藿微誠睠焉孰無然不敢有一毫過覬上凂左右者以本然之分固在尚何他覦而自取貪冒無厭之譏乎閣下才識明亮固雖遠計不忘此時之愚也既而行止靡定淹延泛洋莫知其然進退維谷之間實有出于無聊賴者不知于己託是自疏也因不自揆庶藉休燠少煕寒谷之凛又使遇知明時之幸庸有以將之也故伸鳴執事有不嫌于屑屑者况聞省録不忘又有過于前日顧眄

翦拂之厚叙别之際欲負愧伸感且謝其不敏復恐倉卒具辭重得罪于左右用是不果于披露也違離以來夙夜慨嘆至于今而有不遑安者何則言不復于後進不保其往此最君子之所深病在閣下固已融而不留而僤也不知量之慊若復往而不咎又恐貽自棄自絶之悔將何以復登中護之堂接君子之清光庶幾不負之意者孚敢布愚衷惟君侯詳恕之僤再拜白

議

貢舉議

貢舉人材肇自唐虞而法備于周漢興乃用孝廉秀才等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大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更革固為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法數淺易

于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有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為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孜較公當至于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廉恥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為功若止用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之邁隆前代創為新制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用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

徒採虛譽因循薦舉徇于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參而用之可行于今綰之法曰令州郡察其信友孝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經習所業貢于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書詩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為一經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為四科並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對以已

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為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以明經史為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汚者充員數以生徒員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攷學極其精當貢于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題目止于三史內出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于學既習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

立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
絀矣翰林臣王惲謹議

秋澗集卷三十五